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六

曹元弼學

禹貢中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公羊莊十年傳疏 箋云揚一作楊。釋曰揚州北距淮。南直至海。而東境與青徐皆濱東海。自南而東皆海也。故鄭云至海以東。杜氏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

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鄭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荊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胡氏云。東南所距。即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州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為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為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為東海也。王氏云。禹敷土斥境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但鄭注下文五服并注皋陶謨弼咸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方得滿萬里。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為聲教所暨。必

在九州之外。故於揚州界但言海以東也。以今與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寗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胡氏又云。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於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

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案禹貢揚域。北自淮以南。西不及漢入江處。殷則北自江以南。西直距漢。東南則皆濱海。揚宋本史記作楊。漢書或亦作楊。釋名云。揚州多水。水波揚也。李巡云。江南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揚正字。楊借字。古多通用。

第六章敘揚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史記集解南方謂都為豬。索隱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匏有苦葉疏箋云史

遷豬作都。攸作所。攸地理志作逌。【釋曰】蠡江氏本作蠡。段氏云。字當如此作。从䖵。彖聲。說文夂部。彖。豕也。从夂。从豕。讀若弛。與通貫切之彖不同。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山水澤地篇云。在西北。小異。王氏云。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顧過星子都昌德化至湖口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

彭蠡。是也。案導水章稱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注云。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蓋彭蠡為江漢鬭合而成。又受豫章湖漢等九水。故聚而成大澤。豬借字。都正字。聚也。既豬者。疏瀹堤防使廣深可容衆水出入。無氾濫也。彭蠡豬則衆水盡治可知矣。江氏云。彭蠡豬而為湖。則陽鳥得所居矣。攸。所也。日行夏北冬南。鴻雁則正月北鄉。至秋而來南。是隨陽氣南北。呂氏春秋孟春紀候雁北。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注

亦云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漢也。是則彭蠡爲鴻雁之所常居處。適同攸。案兖徐揚皆記草木。此又云陽鳥攸居。蓋水土既平若予草木鳥獸之始事。林氏之奇以陽鳥爲地名。臆說不可從。

此第二節。治彭蠡。

三江既入。

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徐堅初學記地部云。鄭玄孔安國注云云。蓋約義。非原文。但以經核

之。不誤。故依胡江王孫錄入注而界畫別之。

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疏邸光庭兼明書引云。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

【箋云】地理志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依宋本漢書及說文繫傳引

【釋曰】三江異說最多。可據信者惟鄭氏班氏。鄭注殘缺。此條引班與否不可知。近儒論班鄭異同各有所見。今以

經文悉心折衷之。江氏云。下經導漾東流為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故云左合漢為北江。從西向東。故以北為左也。彭蠡緣漢入江而匯為澤。其澤則匯於江之南。故云會彭蠡為南江。下導江云。東迤北會于匯。鄭注以東迤為南江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江在中矣。故云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下導江云。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據下經北江中江皆言入于海。而南江未見於經。漢書地理志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金氏榜禮箋云。禹貢

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于海。明皆專流逕達。非渾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孔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於江。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迆者爲南江。言東迆北會于匯。即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於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

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為北江。與經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記地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為魏晉閒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違失經意。又云。班志毗陵之北江。即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遝流湮廢。據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水經注

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為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為北江。北字疑誤。當為分。謂由岷江統言則於經流外別出一支。故曰分江。班志於石城著南江源委。猶於湔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於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於石城湔氏道也。漢烏程城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為在吳南矣。水經闕中江不著。酈元敘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

焉。按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為證。為中江入海之蹟。然於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經。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為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跡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孫氏及阮氏元錢氏塘說略同。皆謂禹貢三江即職方三江。鄭注與班志無異義。愚謂鄭注引見孔疏者固確乎可信。其見初學記者。玩其辭氣雖非盡原文。而

按之經義並無乖剌。當不失鄭君本意。蓋左合漢爲北江云云者。因彭蠡下有三江之名而溯其上源。正據導漾導江兩經爲說。云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者則彭蠡以上江無所謂中。而漢與豫章湖漢入彭蠡諸水各自爲流。不名江。亦無所謂南北。惟漢入于江。與江同匯爲彭蠡。由是從彭蠡中分三孔而同出爲太江。從一江中並行次第分三道如漢志所云。是謂三江。惟有上源之合。是以有下流之分。下經導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漢在北。南行而入于江。江

水與之鬬合。漢水南趨。江水北迎。相持迴轉而東。至江之南。與豫章諸水所鍾之澤合而匯爲彭蠡大澤。更由彭蠡出。而在北之漢爲北江。不曰漢而曰北江者。漢既入江。雖其流甚盛大江不能沒。而實有以統之。故荊州朝宗並稱江漢。而揚州入海則曰三江也。又導江云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江水東行而遇漢自北來相觸。於是不直東而衺行向漢。兩水吞吐轉鬬以會于所匯之處。北會于匯。即北會于漢。不曰漢而曰匯者。江水會漢相持迴旋轉東且南。匯成大澤而止。匯即上文匯澤之匯。

謂彭蠡也。或以此匯字為震澤。則何不直云會于震澤乎。匯非水澤之名。經匯字惟見此兩節。上文先云匯澤為彭蠡。故此云會于匯。不煩言而解也。江既會漢于匯。則北有漢南有匯所受豫章諸水。並出東行。而江居其中。不直稱江而為中江矣。北江中江既見於經。則必有南江。南江南江者何。即匯中所受上源諸水。鄭注云東迆者為南江。摘經東迆二字。謂東迆所會匯中固有之水即南江所自出。既與江會即出而為南江矣。彭蠡上源豫章諸水亦大流。入江。江不能容而有以統之。故謂之

南江。所謂會彭蠡爲南江也。中江由岷山直下。爲江之經流。而漢志於湔氐道云。禹貢岷山。江水所出。其下云。東南至江都入海。似以北江爲岷江。與經文參錯者。三江皆統於岷江。禹時蓋三流並盛。漢世或偏趨於北。故據自北而南最先入海處言之。不以江漢對言。於文無害也。或可班氏歷舉諸江入海。而總溯其源於岷江。其下指北江之處示舉隅之例。鄭注禹貢多據班志。或下己意辨正。或據當時地志變易。此條書禮疏皆不言鄭與漢志有異。諸家據班申鄭。蓋得之。惟經以北江屬漢中

江屬江。而今之大江北岸江都南岸毗陵。乃漢志之北江。疑是漢而非江。漢志以至江都入海者屬之岷江。亦疑於以漢為江。故胡氏王氏及程氏瑶田並主括地志及宋蘇氏之說以三江為一江。即今大江。而其上源三水會於彭蠡。即由彭蠡分三孔並行遝流至江都入海。而吳縣之南江。蕪湖之中江。石城之分江水並為江水之別派。不在三江之列。夫一水之中分為三道。行數千里而劃然不亂。誠有難知。然彭蠡以下。石城以上。自合中有分。即江漢朝宗于海。入海之處去江漢合流處已

遠。而仍存兩大流之名。則程說亦自有理。竊疑禹時三江。或本一水中分三道。而其餘江流支分甚多。後人或以蕪湖吳縣之水並爲大流。與大江相次。因名大江爲北江。其次爲中。其次爲南。與禹貢三江名同而實異。班志於岷江備舉源委上稱禹貢。而北江中江南江則皆據職方云揚州川。不稱禹貢。或隱示區別。鄭注禹貢不引毗陵北江蕪湖中江之文。蓋默會班意。程氏謂禹貢三江與職方三江異。猶三代九州不盡同。雖古無此說。而按之禹貢班志之文及今日江流。似名實皆無窒礙。疑

事毋質。故慎思明辨以俟達者。各爲之說至後世所謂三江口。據水經注乃中江下流支分。與書周禮三江皆絕然不同。孔氏已駁之。江流源委。孫氏詒讓周禮說。江水自四川松潘廳羊膊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即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即漢志之北江。志於湔氏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二千餘年。經流無改。亦向無異說。而中江南江則說多舛異。金氏阮氏謂中江即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南蕪湖水。古蓋本通江蘇常州府宜

興縣之荊谿。宜興即漢陽羨縣地。惟蕪湖水自唐宋時築銀林五堰。中江故流遂斷不復東。又荊谿東注太湖。亦不逕入海。並與漢時異。其下流。諸家多謂即今之松江。東為吳淞江由吳上海縣入海者。陳澧則謂中江蓋自今荊谿入太湖。又東為長涇白湖。東流至常熟縣入海。南江依酈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其下蓋入太湖。出為今江蘇蘇州府吳江縣運河。即今吳縣境也。又南流至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為浙江。其下流又至今紹興府餘姚縣入海。水經沔水篇注載南

江自石城至餘姚入海之蹟。文尚完備。惟吳與餘姚相距殊遠。或又謂分江水非即南江。愚謂水道湮徙。舊說乖異。難以決定。要之如諸家合申班鄭義。則江漢及彭蠡所受諸水三道並出總爲大江。由江西流至安徽池即漢石城。而南江與北中分。至蕪湖而中江又與北分。北江南江還入海。中江或由太湖入海。此其大較也。　此第三節。治三江。

震澤厎定。

箋云地理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周禮鄭氏說。具區在吳南。職方氏注史遷厎

作致。震一作振。索隱釋曰三江分於彭蠡而東入海。或逕震澤。或不逕震澤。要之江流順軌。則吳越之地得平土而居。震澤可致功而定。無氾濫震蕩之患矣。震澤即具區。在吳縣西南。故班云在吳西。鄭云在吳南。水經同。實一也。宋葉氏夢得云。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所鍾也。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

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黄氏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胡氏云。具區。班固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

澤。是也。案諸家辨析甚當。鄭周禮注意亦謂具區五湖並在江吳南。非合爲一。經言震澤不言五湖者。成氏蓉鏡云。疑禹時震澤本巨浸。太湖水小。故禹貢稱震澤不稱太湖。歷商而周。震澤漸淤爲藪。而水乃豬於太湖。故職方以五湖爲浸震澤爲澤藪也。案成說有理。經書揚州澤。上曰彭蠡。下曰震澤。則震澤決非淺流。度洪水時與江流混合。波濤洶湧可駭。故曰震。至是乃疏瀹陂障而底於定也。振通用字。教訓詁字。　此第四節。治震澤。　以上敘治水。

篠簜既數。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惟厥土塗泥。

篠箭。簜大竹也。戴凱之竹譜注禮大射儀疏引簜竹二字箋云數布也。注篠首夭。少壯也。詩桃夭傳喬。上竦也。詩漢廣傳馬氏曰。夭。長也。釋文塗泥。漸洳也。史記集解篠古文作筱。說文曰。筱。箭屬。小竹也。从竹。攸聲。簜。大竹也。从竹。湯聲。夏書曰。瑤琨筱簜。竹部疑當作筱簜既數史遷篠簜作竹箭。數作布。釋曰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篠簜既數。言竹箭小大並布列發生。見水土平治之效。與兗州書桑土既蠶上文書陽鳥攸居同意。草夭木喬。承篠簜連類書之。故退厥土塗泥於

下。使與下節厥田下下之文相屬。明此州水多而地形卑。故土性漸洳而田多濱水也。 此第五節。記物產土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箋云 史遷錯作雜。釋曰 田下下者。地形最卑。且田多濱水。故於高下之勢爲第九等。田爲下之下。而賦爲下之上第七等又上而錯出中下第六等者。高下與肥磽不同。下田水害既除。則多水利成沃土。周禮所謂稻人掌稼下地者也。但水害初平。農收或未能遠鑒。聖人爲政。務在爲民禦災而寬其力。故其

賦止於下上上錯。後世東南為財賦之區。為人上者往往多求於民。不肖有司桀驁胥吏因緣為姦。民不堪命。顧亭林胡朏明皆嘗痛切言之。惟我

朝

列聖迭沛　恩綸。大減東南賦稅。如天之仁。與神禹則壤成賦保惠黎民同。豈意運厄陽九。禍烈秦莽。豺狼徧地。饕餮橫行。下人號訴。上帝降鑒。亂極當治。或者禹稷復生。解民倒懸。使被堯舜之澤乎。

此第六節。記田賦。

厥貢惟金三品。

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詩泮水疏）箋云史遷說。

虞夏之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史記集解平準書）漢書說。

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食貨志）

或稱鄭注以為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禮記禮器疏）

釋曰 鄭以金三品為銅三色者。江氏孫氏皆引詩疏說。梁州貢鏐鐵銀。釋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既以鏐銀為名。則金三品中不得有金銀。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知金即銅也。左傳鄭伯朝楚賜之金。與之盟無以鑄兵。故鑄三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

三白色蓋青赤也。江氏謂左傳所言是荆州之銅。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是揚州有銅山。則金三品實是銅三色。案以上所說甚精當。堯典金作贖刑。亦謂銅爲金。但史記漢書皆以金三品爲黃金白金赤金。即金銀銅。禮器疏引鄭注與之合。豈六朝唐時鄭書注有異本。禮記疏據熊皇舊疏所引。與詩書疏所稱注文不同歟。若然則三色者即史記所謂或黃或白或赤也。師傳異義並通。

瑤琨篠簜。

箋云說文曰。瑤。玉之美者。从玉。岳聲。琨。石之

美者。从玉。昆聲。頁虞當為夏書曰。揚州貢瑤琨。瓚琨或从貫。玉部又曰。簜可為榦。筱可為矢。竹部馬氏琨作瓚。釋文地理志同。史遷篠簜作竹箭。

【釋曰】段氏云。說文碧琨珉瑤四字為類。皆云石之美者。今各本瑤字下譌瑀作玉之美者。詩木瓜毛傳云。瑤。美石也。正義不誤。案琨瓚一聲之轉。蓋琨古文。瓚今文。篠簜蓋以為弓榦矢笴及竹樂等。

齒革羽毛。惟木。

【釋曰】毛當為旄。史記漢志於荊州皆作旄。可證。江氏云。齒。象齒。所以為弭。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

鳥羽。所以為旌。毛。犛牛尾。所以注干首。案史記無惟木之文。蓋引經偶遺。漢志因之。惟木與惟金惟土惟箘簬楛文例同。不舉木名者。揚州良木多。今皖贛浙閩廣皆產異材甚富。故總云木。江氏以為衍文。非也。

鳥夷卉服。依冀州則馬鄭本此經亦當作鳥

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疏

箋云 鳥夷。地理志同。顏師古曰。東南之夷善捕鳥者。鳥今本作島。卉。草之總名也。說文艸部 釋曰 鳥夷說詳冀州。僞傳讀鳥為島。後因改經作島夷。卉服是

大羅氏草笠之等。顏注漢書語與冀州鄭注大類。

疑本鄭。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禮記曰。士不衣織。疏史記集解

釋曰江氏云。貝錦名者。以是篚實。且與織連文。聯知非水貝。自是錦名。故即引巷伯詩以證。傳云。貝錦。錦文也。又云。織非一色。必先染絲為數采。乃雜以織之。則閒錯成文也。言凡。則沇州織文亦該之矣。

厥包橘柚。

箋云 說文曰。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木部包或作苞。鄭詩說。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木瓜箋 釋曰 文在厥篚下者。猶荊州納錫大龜在厥篚下。或以遠道果物易敗難致非常貢賦。包裹也。說文所稱蓋古文。苞。假借字。經典苞苴字多如此。或今文。柚山海經列子皆作櫾。

錫貢。

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疏記集解史釋曰江氏說。此既是貢。而不於厥篚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有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也。今吾吳西北百里有無錫縣。即漢志會稽郡之無錫。縣有錫山。秦皇始時曾產錫。相傳世亂則有錫。治則無之。故縣以無錫名。是錫有時乏也。錫所以柔金。周禮金有六齊。錫或居六分之一或居五分之一至於金錫各半。是錫所以柔金。金銀銅鐵鉛皆入貢。錫亦器用所需。不應獨缺。而他州無文。惟見於此。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則

揚州實產錫。不應不貢。鄭誼精確。王肅以為錫貢與上句連讀。與說文引厥包橘柚絕句不合。非也。案錫不可蒙厥包之文。故別言貢。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金即惟金三品也。錫即錫貢也。竹箭即篠簜也。豫州亦云錫貢者。彼與磬錯連文。或當如江氏所說同文異義。或可豫與揚接壤。近東南處亦產錫耳。史記納錫錫土姓皆作賜。而兩錫貢字皆直作錫。蓋亦以為金錫實字。○疏引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文義重複。蓋有衍誤。江氏孫氏訂正如此。或曰。鄭注止有有錫則貢之一句。下皆

鄭學之徒申說語而疏述之。有錫則貢之。謂天子有所錫於下。乃貢橘柚磬錯之等。非常貢。王肅偽孔皆襲鄭義。然史記集解引與疏同。或說當不然。

此第七節。敘貢篚。

松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史記集解引鄭注作均。案達于淮泗。

松當為沿。釋文作均讀曰沿。集解沿。順水行也。集解箋云今本作均。沿。史遷作馬氏同。曰。平均文釋釋曰揚州治水之功。以導江為主。禹巡州界審水道。蓋自彭蠡沿江而下直至於海。因由海道約行五六百里入淮。由淮入泗。江海沿也。淮泗則泝也。貢道準此。既達

淮泗。則由淮泗而達菏達濟達河可知矣。其分江至餘姚入海者。亦必巡行所及。以沿于江海一語枯之。其由浙而閩而廣。當遵海而南巡視之。或水行陸行兼有。其貢道亦準之。以非導江之事。故經未及。孟子言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漢與江合流入海。古江淮不通。淮獨入海。故由江至淮必經海。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或本作決汝漢排泗而注之江淮。傳寫倒字以協上句。以注海竝言江淮之文正之可也。沿釋文稱鄭本作松。馬作均。段氏說。今文尚書作均。馬依

今文。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松木水淯涸公㕣不分而鄭正之。裴駰引鄭均讀曰沿。與陸所引異。裴依史記正文耳。案段說甚核。焦氏則謂鄭本亦作均。鄭旣讀均爲沿。爲鄭學者因改爲沿。遂又譌作松。陸元朗依傳寫之本以爲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辯曰松當爲沿也。案焦說亦甚通。蓋寫者依注改經。又誤沿爲松。遂改注首均字爲松字以符當爲沿之義耳。鄭讀均爲沿者。均從勻聲。勻沿一聲之轉。均與徇通。徇與循通。循。順也。與順水行義合。故鄭讀曰沿以

顯其義。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以

上第六章揚州。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公羊莊十年傳疏　箋云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釋曰荆豫以荆山為界。豫在荆北。荆在荆南。王氏云。鄭箋荆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案漢臨沮即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湘南即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衡陽地甚廣。蓋南

至五嶺而止。與揚州同。其五嶺外。在則要服之郯及荒服地矣。云南條荊山者。導岍節為北條。西傾節為中條。嶓冢兩節為南條。此荊山即導嶓冢所至者。故以南條別之。爾雅漢南曰荊州。郭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胡氏云。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荊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荊亦兼之。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荊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荊州。衡山雲夢江漢皆禹貢

荆州之山水。惟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襄十六年左傳晉楚戰于湛阪。杜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州建牧之意。潁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未可知也。周承殷制亦有荆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公彥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

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荆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周荆荆州或踰漢稍北詳豫州其嶓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焉。案胡說甚核。釋名云。荆州取名於荆山。王氏說。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荆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禹貢荆州域也。 第七章敘荆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疏釋曰 江漢並發源於梁。至荆而合。至揚而入海。二水流本疾。合則勢益盛流益迅。雖去海尚遠。而水道既通。其行已沛然莫之能禦。故經特於此著之。江即導水之中江。漢即導水之北江。彼文皆云入于海。至揚而又會彭蠡水為南江。前經云三江既入是也。說詳前。不云入海云朝宗于海者。此時未入海。但行向海耳。聖人仰觀俯察以立人倫行典

禮。因以禮象正名百物。故於星之拱辰著王建有極之象。於水之歸海示諸侯有王之義。江漢曰朝宗。灉沮曰會同。聖人立言無非禮也。當時有苗數爲亂。治水弗即功。故特著江漢朝宗之文。水猶有所朝宗。而況守土之臣乎。海者百川所歸往。王者天下所歸往。掘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則水治。明人倫辨上下定民志使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則天下治。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道一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統言則皆曰朝。說文。淖。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虞

氏[illegible]注云。水行往來朝宗于海。如月行天。不失其時。蓋水不行舍晝夜。而其科盈放海遲速當有常度。百川皆朝宗于海。海水翕受。激揚吞吐。於是乎有潮。潮之字取義於朝宗。故从朝省會意。徐氏云。隸書不省。餘詳導水章。

此第二節。言治江漢有成功。

九江孔殷。

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箋云史遷孔殷作甚中。釋曰九江與九河不同。九

河本一河而分為九。孟子云禹疏九河。順其下流而注之海。故曰既道。九江則本九水而合為一江。諸書言禹疏九江。辨其上源而注之江。故曰孔殷。孔殷者。謂孔竅衆多。至是始審別通利之也。方洪水時。江漢橫溢。附近山脈水道皆混茫莫辨。至江漢已治。於是江上遠近連山谿谷之水九派分流合入大江者。始歷歷見其孔竅之衆多。而順其脈絡去其壅塞以歸於江。故書九江孔殷於江漢朝宗之下。史記訓孔殷為甚中者。謂禹治九水。各審其孔道而合之江。甚得其宜。與鄭訓異而理相通。

尚書孔字多訓甚。鄭必以孔數解之者。此必師傳古義。所以別於九河之由合而分也。九水合而歸於大江。九於是有江之目。猶江漢豫章水會於彭蠡分為三孔。於是有三江之目。但彼三大流總為三孔易辨。此九水入江分為九孔在山谿閒難辨。必江漢經流已治。而後入江之水可一一指數。故特著孔多之文。或謂九水皆係細流。何勞禹治。不知治江之難與治河等。東南澤國。江漢正流固當掘地而注之海。即山谿所出衆流與江脈皆通。若為沙石壅塞。高源急湍亦必汜濫衝突。江漢朝宗

于海。猶治河之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也。九江孔殷。審其脉絡通其阨塞。猶治河之鑿孟門龍門也。但彼為河之上流。此為江之旁孔耳。九江鄭注據漢志為說。先儒歷引古書申之。其漢以前事確然可信者凡有五證。水經淮水注。秦始皇立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其證一。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證二。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其證三。龜筴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正與禹貢九江

納錫大龜文合。其證四。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其證五。其餘晉唐人書足證漢志鄭注者尤多。惟禹貢九江本在廬江潯陽。故秦以廬江豫章之地立九江郡。莽用劉歆說。改豫章郡爲九江。地亦相近。此相傳古義也。但劉歆以九江爲湖漢九水。考漢志於廬江潯陽云九江在南。於豫章郡備列湖漢九水之目而不云即九江。鄭以注九江爲山谿所出。不以湖漢九水實之。湖漢九水入彭蠡乃合江漢爲三江。已包在揚州彭蠡三江中。不必別出。且皆係盛流。非山谿阨隘。

不必言孔多。劉說不如班鄭之確。又山海經有洞庭瀟湘九江之文。宋以來書說據之以九江爲洞庭。然洞庭即雲夢之水。不應前後重出。愚竊謂九江之義當以班鄭爲正。而湖漢九水洞庭九水亦皆入江。自江發源至入海。其分支蓋不啻千百江。而荊揚二州九水相會入江者凡三。水孔之多莫此爲著。經云九江孔殷。或得兼此三者。然細繹經文水道。必以潯陽九江爲主。王氏云。漢潯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互詳導水。

此第三節治九江。　又案

焦氏以九江爲磯石沙洲在江中間隔禹鑿之爲九道。至下流乃合。鄭云山谿所出。正謂江中山脈盤結鑿而九之。非別源。然如此則止是一江與導（江中山脈正從江上諸山來。谿谷之水注江。）（禹順其孔穴而疏道之。與愚說蓋二而一也。）水過九江之文似不相協。按之鄭義亦稍差池。未可從。

沱潛既道。

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疏箋云史遷潛作涔。既作已。地理志潛作灊。馬氏

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釋文釋曰江漢大川行數千里。經於一州舉之。而其流源在他州者可推見。沱潛則江漢之別。行不甚遠。首尾不離本州。而洪水時隨經流氾溢。其患並甚。故經於荆梁二州各言之。地理志云。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水經注引作西南是東入江。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志既繫江沱於枝江。又於華容著受江之夏水。與爾雅水出江為沱正合。蓋兼存二說。王氏云。鄭引釋水為據。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水經江水過枝江縣南。注云。江氾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

枝江為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為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考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為涔水。歷澧州東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利

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為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為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歧江而為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未然。鄭氏云江氾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曰氾。即詩所云江有氾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

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考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垂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不強說也。焦氏云。志於枝江記沱之名。於華容記沱之實。鄭取華容而辨枝江之非。仍權諸班志也。涔潛聲轉。灊潛聲通。今古文蓋皆通用。馬以沱為湖。湖。澤也。蓋謂江

水溢而成澤。如濟溢爲滎之比。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泉當爲潛。不字衍。胡氏云。韻會。潛。水伏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伏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與馬義合。漢枝江今湖北荆州府枝江縣。華容今荆州監利縣。　此第四節。治沱潛。　又案班志云江沱在枝江西南。則江水枝分必以南江爲沱。胡氏以沱爲北江。非班義。但此江爲大洲所分。非江流旁溢别出一支。且

下云東入江。則是爾雅所謂決復入爲汜者。與自江出之沱異。班氏蓋據舊志舊名謂之沱。而又別著華容夏水首受江之文。故鄭擇而從之。或謂班時蓋有縣西南自江別出之水。至鄭時百餘年。首受江處陻塞。然出江入江。仍是江汜非江沱。王氏焦氏之言允矣。荊州之潛古無明說。說文亦但云漢爲潛。不著其處。故鄭闕疑。

雲土夢作乂。

箋云史遷作雲夢土爲治。地理志亦作雲夢土。又曰。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史漢一本作雲

土夢。韋氏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史記索隱引雲一作云。釋文引徐本夢一作薔。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薔。爾雅十藪楚有雲夢。

釋曰 段氏說。此經古文作雲夢土。僞孔傳以雲夢連文。蓋出馬鄭舊本。今文作雲土夢。韋氏漢書音義以雲土連讀。史記索隱引之。證以漢志江夏雲杜。土杜同字。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蓋史漢舊本並皆依今文作雲土夢。今本爲後人所改。案史記集解引僞孔傳爲注。則裴氏所據本實作雲夢土。漢書更多雲夢連文。成氏云。考志於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編西陵二縣

亦皆有雲夢宮。而雲杜下獨不載雲土。則韋本恐未可為據。顏本作雲夢土為長。然高帝紀僞遊雲夢。韋曰。在南郡華容。是宏嗣亦未嘗堅持其說。雲夢本一藪。見周官爾雅呂覽戰國策淮南墬形訓鹽鐵論說文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或單稱雲。左見傳定或單稱夢。見左宣昭傳。杜預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是也。雲夢土作乂者。蓋雲夢為地至廣。其中有澤有土。當洪水氾濫。皆在巨浸中。至是而水瀦於澤。其土乃可治。書雲夢土作乂。正以著澤之底定耳。周官爾雅所記者雲夢澤。而楚

王宋玉所遊者則雲夢土矣。此申雲夢土之說也。
皮氏云。王逸楚詞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謂
夢中。左傳江南之夢即江南之澤。雲土夢亦即雲
土澤耳。王氏先謙云。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
正應禹貢。而雲杜縣名必本雲土。明出三家異本。
此申雲土夢之說也。蓋經及史漢皆有此二本。出
於傳寫之異。非必今古文劃然不同。但各經傳皆
作雲夢。是澤之正名。則作雲夢土者必大禹主名
孔子寫經古文本然。竊意雲夢廣八九百里。澤水
而外可乂之地必多。方俗或連言雲夢土。又轉言

雲土夢。而後儒入之經。此經作雲土夢是也。後代因以名縣。漢志雲杜是也。楚人或轉音增字名之國語稱雲連徒洲是也。傳記省文或單舉一字。左傳雲中夢中是也。王叔師云楚人謂澤中為夢中。則又別一說。孫氏詒讓周禮正義云。雲夢一藪。澤水則豬為洞庭。郭景純注爾雅云巴丘湖是也。至於全藪陸地則直跨今湖北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五府境。案雲夢一澤跨江南北。故杜氏於左傳單言雲單言夢者皆總舉雲夢釋之。孔氏謂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唐人始分雲夢為二澤。

謂雲在北夢在南。非古義。釋文不出土字音。則不讀土爲杜。當以雲夢連文。孔疏依梅傳爲說。是矣。而其本作雲土夢。蓋以土與作乂爲互文。段氏以謂後人因宋太宗詔改夢土爲土夢而增竄疏文。恐未是。　此第五節。治雲夢。上以記治水土之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釋曰荆在揚西。故田高於揚一等爲下中。又在豫南。土既沃而近地中。或人功早修。故賦下於豫一等爲上下。　此第六節。記土性田賦。

厥貢羽毛齒革。

箋云史遷毛作旄。釋曰江氏云。晉公子謂楚成王曰。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楚故楚荆也。案據晉公子言。則羽毛齒革荆最善。故貢首舉之。餘詳揚州。

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據考工記疏則鄭本杶作櫄以不見釋文未敢改。礪砥砮丹。

櫄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周禮考工記疏柏葉松身曰栝。詩竹竿疏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疏箋云馬氏曰。栝。白栝也。釋文礪地理志作厲。說文曰。杶。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杶榦栝柏。櫄。或从熏。木部厲。旱同悍石也。从厂。蠆省聲。厎。柔石也。从厂。氐聲。砥。厎或从石。厂部砮。

石可以為矢鏃。从石。奴聲。夏書曰。梁當為荆州貢砮丹。石部 巴越之赤石也。丹部 **釋曰** 金三品詳揚州。杶似樗而葉香。材中車轅。考工記注引作櫄。櫄之言薰也。江氏云。考工言荆之幹材之美者。即此文之榦。弓人云。取榦之道七。柘為上。知榦是柘榦。栝者。釋木云。檜。栢葉松身。檜有栝音。古字同。厲以麤厲為稱。底以密致為言。國語賈注云。砮。矢鏃之石也。巴越皆南方地。產丹沙。案幹漢志作榦。榦礪皆俗字。櫄榦栝柏。木類也。礪砥砮丹。石類也。此榦為弓榦。下箘簵楛則以為矢榦。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

箘簵。聆風也。史記集解 楛。木類。周之始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考工記疏

箋云 史遷作三國致貢其名。箘簵楛一作箭足杆。

馬氏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史記集解 楛。木名。可以為箭。釋文 簵一作簬。說文曰。箘。箘簬也。从竹。囷聲。簬。箘簬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箘簬楛。簵。古文簬。从輅。竹部 楛一作枯。說文。枯。槀也。从木。古聲。夏書曰。唯箘輅枯。當作簵 枯。木名也。木部

釋曰 箘簵。蓋二字為竹名。亦曰聆風。楛一作枯。字从木。是木類。非

竹類。二物皆可為箭幹。注引國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兼證上砮字及此楛砮字。此經蓋箘簵枯為壁中古文。箘簵楛為今文。鄭考工記注引經作枯。要為古字通用。經別出惟文。則三邦底貢專承箘簵楛言。鄭義與經密合。史公馬氏讀厥名上屬。謂致貢其善者。箭足蓋箘簵之誤字。杼楛聲近借字。

厥名包匭菁茅。

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史記集解 箋云 鄭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疏 春秋傳齊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僖四年左

傳管子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名曰菁茅。輕重丁篇

釋曰

江氏云。言厥名者。責菁茅也。禮記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重者特稱名也。以上歷數貢物。茲特以舉厥名表異。自是以菁茅為宗廟所用而貴重之。厥名之文與厥包厥匪一例。是領句之詞。當在句首。鄭讀是也。云匭猶纏結也者。鄭讀匭為糾。蓋匭得軌聲。軌得九聲。則匭音同糾。鄭君於其同音字得其誼也。一茅三脊。脊即毛刺。案厥名包匭菁茅。言此州貢物其尤著名貴重者為包結之菁茅。左傳管子所言。是此

經包字菁茅字之古訓。壐本古文篚字。鄭知為糾之假音。此必師傳古義。非後世所及。

厥篚玄纁璣組。

箋云 馬氏曰。組文也。釋文 禮鄭說。染絳三入謂之纁。士冠禮注 釋曰 玄纁。帛也。玄以為衣。纁以為裳。冕服爵弁服皆然。江氏云。染玄纁者。暑熱則良。荆州地煥。故匪玄纁。璣。珠不圜者。組所以為冠纓冕弁之紘。及佩玉之系。江氏云。組以貫璣。謂之璣組。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是佩有珠。必以組貫。周禮珠入于玉府。不入女功。此

經徐州蠙珠雍州琅玕皆不入匪。璣亦非匪實。此云璣組是貫璣之組耳。孫氏疑組文似璣。故曰璣組。猶織貝之為錦文。又云。璣或璪字。周書王會玄繚璧綦。馬注云組文者。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案孫說亦通。玉藻有綦組綬。注云。綦。文雜色也。璪綦字同。

九江納錫大龜。

箋云馬氏曰。納。入也。釋文史遷納錫為入賜。釋曰焦氏云。史記龜筴傳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一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九江之為

廬江郡廬江之納龜漢時猶然。江氏云。大龜尺二寸者。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尺二寸。錫。賜也。貢者下獻於上。錫言入賜。以龜爲神物。尊之使若天所賜然。案錫如師錫帝之錫。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故此言納賜。與菁茅特稱厥名同義。 此第七節。敘貢篚。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箋云潛漢史遷作涔涔于漢。逾作踰。洛皆作雒。地理志作灊漢。釋曰浮于江沱潛漢。蓋由江而沱而

潛而漢。荊州之潛。鄭云未聞象類。則水道改易已各不可考矣。灊涔潛同字。漢書作灊漢。與今本同。史記多于字者。僞孔本或亦有之。釋文及疏皆以有者爲非。段氏云。無逸篇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陸氏誤絕其句。故云非耳。案段說亦通。蓋浮于江沱潛皆在荊域。于漢則始由荊入豫矣。但與全篇敘禹行水道通例句法似不類。恐係衍文。逾越也。兩水之閒有陸閒之。越陸而復至水曰逾。漢與洛不通流。必遵陸乃達。故曰逾于洛。由是而至于豫北

冀南之南河。江氏云。逾洛至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施功之敘於此見一隅。棨逾踰同字。洛當從史記作雒。江氏云。雒諸本皆作洛。蓋惑於魏丕之詔。三國魏志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段氏曰。此不根之談。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熒雒。逸周書職方解同。是豫州之雒本不从水。故說文洛字下止說出歸德之水。不有一曰出上雒之文。惟不从水故不得具於水部也。以上約依江氏引漢志宏農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

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字正作雒。此謂禹貢及職方豫州之雒也。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此河乃渭字之誤字正作洛。此謂職方雍州之洛也。案段氏分別至確。今本漢書記漢地皆作雒。而述禹貢自伊雒而外皆作洛。蓋後人所改。尚書禹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之洛。當本皆作雒。周禮天官序官注引書可證。惟詩瞻彼洛矣字當作洛耳。中國之水。北方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漢。豫為中州。雒居其間。經敍荊州至豫冀之道。由江漢而洛雒而河。南

北地理水道舉其要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以上荊州。

荊河惟豫州。

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詩王風譜疏 公羊莊十年傳疏 釋曰王氏云。南條荊山。其陽為荊州。其陰為豫州。豫之南界也。爾雅河南曰豫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閒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為界。殷以漢水為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蓋豫州亦兼梁地。又說。周禮河南曰豫州。其下列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域。惟其浸波溠。鄭

引左傳除道梁溠。謂宜屬荆州。據水經注則溠在漢北。而鄭云宜在荆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荆。故於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於荆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槩荆州不言漢南。蓋逾漢稍北。王說是也。鄭以荆之潁豫之溠字當互易。今本傳寫互誤。說文正以潁屬豫溠屬荆。或許所受賈侍中本周禮有如此者。正與鄭合。惟許於湛亦云豫州浸。州與鄭異耳。王制云自南河至于江。鄭云豫州域。豫南不及江。鄭大分言之。王制本不細別九州界域。故約略指

實耳。王氏又說。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梁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禹貢豫州。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其域也。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　第八章敘豫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又案職方諸州自豫冀兖外。皆不言州界所起。荊豫分界。殷周異同未可定。說文。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除移

涂道梁漾。蓋漾水入鄖。自下可以通稱。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氏謂周禮所謂漾即鄖。孫氏詒讓說。鄭意左傳之漾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荆州。其荆州漫之類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蓋漾水源出荆豫閒。而長流在荆。故說文云水在漢南。王氏論周荆豫界近是而無確據。故復論之。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箋云 地理志洛作雒。曰。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

十里。豫州川。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
穀成。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釋曰瀍古祇
作廛。假借字。江氏云。俗加水旁。非。說文水部無有。
淮南本經訓云。導廛澗。則廛水之廛不从水。雒水
入河。伊廛澗皆入雒。經總言入于河者。下經道雒
言會于澗廛會于伊。則三水入雒自明。此省文互
見也。案三水由洛入河而總云入河。猶漢合江入
海而總云朝宗于海。漢上洛縣即今陝西商州治。
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成
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王氏云。水經伊水出南陽

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中。至雒陽縣南。北入于雒。酈注曰。山海經云。蔓渠。地志云熊耳。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按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十里。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雒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水經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讙舉山。東過雒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雒陽偃武師鞏縣界中。皆雒水所經也。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案瀍澗始見禹貢。繼見洛誥。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雒。瀍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雒。二水各自入雒。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雒鬭將毀王宮。於是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於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雒。而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大非其舊。為水道之一變矣。水經瀍水條云。瀍水出河南穀成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雒陽縣

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雒。其前言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東漢改流之道。並非古迹。特有洛誥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案王氏約雒指義而引申之。陳氏喬樅又刪取其要。今據錄以就簡明。又水經伊水歷崖口。崖口壁立若闕。即古三塗山。又東北至伊闕中。伊闕在今洛陽縣西南。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王氏云。漢賈讓言大禹治水闢伊闕。而伊闕不見禹貢。然云既入於(于)河。則闢闕之

功見矣。胡氏云。賈讓言大禹鑿龍門闢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爲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又說。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更最小。而其爲害三水不減於洛。自周靈王時穀洛鬬毀王城後。漢魏晉唐史志所載四水各亟有毀壞城郭漂沒人民之患。計禹當日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

愚謂四瀆及漢水而外。中州之水以洛爲大。洪範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先儒謂洛水中神龜銜而

書而出。必導洛時得之。蓋至是而洪水已平太半。大禹幹蠱之功將成。天怒轉而為天命用休矣。

此第二節。治伊洛瀍澗。

滎播既豬。疏云。馬鄭本作滎播。

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史記索隱作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疏詩定之方中疏，鄘譜疏箋云馬氏曰。滎播。澤名。釋文滎周禮春秋傳作熒。播地理志作波。今本同。史遷作播。豬作都。周禮注引禹貢曰熒播既都。播或作潘。說文曰。潘。淅米汁也。一曰

水「在」名。河南滎陽。水部釋曰上言導洛。此言導濟。下文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蓋濟水入河。兩大流合而溢出爲大澤。至是始疏瀹隄防。蓄而能洩。無氾濫之患。故曰既豬。此澤單呼曰滎。累呼曰滎播。字蓋本作熒。段氏說。熒澤字古从火不从水。周禮職方詩定之方中箋左氏閔二年宣十二年傳諸熒字。釋文皆从火。隱元年釋文云。本或作滎熒非。玉篇焱部熒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劉寬諸碑熒字皆从火。熒者。光不定之皃。沛水出沒不常。故取名曰熒。熒播亦動盪之意。濟水伏見不

定。又與河流鬭合氾溢。故取熒惑播越之義名曰熒播。後人以水澤之名字當从水。或以說文訓絶小流之滎為熒。以淅米汁之潘及波浪之波為播。經與相承正字借字葢錯出矣。播古今文皆同。史記馬鄭本及索隱所引經今文可證。江氏讀播為潘。云。說文言潘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知此經當作潘字。段氏云。水經注濟水篇云。晉書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鬭水南泆為熒澤。尚書曰。熒波既瀦。呂忱曰。播水在熒陽。是謂播水也。昔大禹遏其淫水。而於熒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所引呂忱語

謂字林也。字林多本說文。說文字林之例。手部播字。不應旁及水名。然則字林正作潘水在滎陽。與說文合。馬鄭謂滎播即滎澤。是一物。許呂則潘別爲一水。與滎爲二。鄭注周禮滎雒波溠爲四。云波讀爲播。引禹播貢滎既都。則注書一之。注周禮二之矣。鄭云大禹塞其淫水者。即釋經文既豬也。案鄭書注以滎播爲一澤。書家說也。周禮注以滎爲滎澤波爲播水。則分禹貢滎播爲二。禮家說書之說也。禮注引書之播。即許呂所謂潘。許呂確鑿言之。說必有據。或可禹貢滎澤。商周開導而爲川浸。

雖一源而各自分流。古皮聲番聲通。故鄭讀波為播。據鄭說。荆之頻豫之溠字當互易。而湛波字皆不誤。但湛未聞所在。許說頻溠與鄭同。潘亦地望相合。惟於湛亦云豫州浸。胡氏因謂荆之頻湛豫之波溠並當互易。疑事毋質。宜從古義。胡氏云。按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為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以為言。澤起縣北

歷其東也。案鄭云衛侯及狄戰於熒澤。戰地當在河北。孔氏云。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語有脫誤。或當爲跨河南北。北少南多。兩得名耳。蓋濟水入河。在河中氾溢成巨澤。河濟合流。大勢趨南而北亦及之。故戰地在河北亦繫熒澤言之。及塞爲平地。則在北處必先竭。而遺名猶存。或謂河北別有一滎澤。蓋非。 此第三節。治滎播。

導菏澤。被孟豬。

箋云 導。史記漢書作道。菏作荷。孟豬史記作明都。地理志孟作盟。豬一作諸。曰。濟陰郡。荷澤在定陶

東。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北。周禮作望諸。左傳作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釋曰導當本作道。釋文導音道。盧氏云。必本是道音導而倒之。段氏云。切韻。道上聲導去聲。故有道音導之云。衞包改道爲導。李昉陳鄂改釋文道導互易。導讀上聲協韻有是乎。且經文九河既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皆即此道字。理之曰道某。已就理曰某道。此文理之易明者也。下文道岍及岐道嶓冢道溺水道黑水道河道漾道江道沇水道淮道渭道洛雒皆同。案段考正說釋文是也。正義本此導及導岍等皆作導。

導正字。道假借字。故陸以導音道。菏作荷。假音字。
孟明舉望諸段謂古音皆讀如芒。豬諸都皆从者聲。
音近通用。王氏云。菏澤。地志在定陶。孟豬在菏澤
之西南。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
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丘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
城在今治南二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丘復出之
泲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
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
以殺泲瀆之勢。水經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
在睢陽。晉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

不常入也。水盛方乃瀀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菏水。與菏澤別。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與孟豬無涉。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多一水字。與班說胡陵菏水在南殊塗同歸。禹導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互詳徐州。胡氏云。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而豫州

之水土悉平矣。此第四節。治菏澤。以上平水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禮書三十四 箋云馬氏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史記集解 豫州地青。御覽地部 釋曰江氏云。鄭云壚疏者。說文土部云。壚。黑剛土也。剛則不黏矣。釋名云。土黑曰壚。盧然解散也。解散則其性疏可知。案豫州土性大率和美與冀同。故曰厥土惟壤。惟地形卑處其土有膏肥者是謂墳。有粗惡者是謂壚。故別言下土墳壚。不言色者。非一色。惟壚者黑耳。

馬云青。當時方俗語或以黑為青。孫說詳矣。　此第五節。記土性。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箋云]史遷錯作雜。[釋曰]豫州蓋高田較冀為多。故田高於冀一等。然下土有壚者。故賦下於冀一等。冀云上上錯。雜出下一等之賦。故錯文在下。此云錯上中。雜出上一等之賦。故錯文在上。　此第六節。記田賦。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箋云]說文。紵。檾屬。布白而細曰紵。依段氏訂纖。細也。纊。

絜也。並糸部史遷彔作絲。纊作絜。詩傳曰。錯。石也。可以琢玉。鶴鳴傳

釋曰　漆枲絺與兖青貢同。蓋物產之美者同也。說文訓紵為檾。是亦枲類。而其種尤盛。績以為布尤精美。枲貢其材之本質。絺紵則皆已成布。史公枲作絲者。蓋師傳異本。纊作絜者。訓詁字。絜。緜也。纖纊。緜之精細者。錫貢。鄭於揚州訓為貢錫。此經注闕。或以下有磬錯之文四字連讀。訓為錫命而後貢。玉磬非諸侯所得用。故錫命乃貢其錯。示平時無所用其器。孫說甚有意。王肅輩襲鄭此義以釋彼耳。皮氏謂史記凡錫字訓賜者皆

以賜字代之。惟兩錫貢字直作錫。或皆以貢錫解之。豫揚接界。或亦產錫歟。江氏云。錯當為厝。說文。厝。厲石也。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為厝。　此第七節。敘貢篚。

浮于洛。達于河。

箋云史遷洛作雒。漢書達作入。蓋誤 釋曰王氏云。因上荊州之文也。案浮洛達河。則州界東西舉矣。貢道準此。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以上第八章。敘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莊十年傳疏 箋云地理志京兆尹華陰。大華山在南。益州滇池。北有黑水祠。釋曰華。西嶽太華山也。字从山。華省聲。經傳多借作華。華山在冀之西南。雍之東南。豫之西北。梁之東北。故華陰爲雍域。華陽爲梁域。鄭云華山之南。釋經華陽。其界蓋東起華陽。西距黑水。北自華陽南盡黑水向南海處。黑水衆說紛歧。陳氏灃黑水說云。禹貢黑水。綜諸說而考之。則以爲今潞江者是也。潞江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水道提綱言其水色深黑。其爲

黑水明矣。哈喇烏蘇源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乃屈南流。蓋即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喀木南流爲禹貢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以今證古。無疑義矣。說者以爲雍州黑水與梁州黑水爲二水。然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道水云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而雍州不近南海。其入于南海必過梁州。不能分爲二也。禹貢以山水明九州之界。青徐同一岱。荆豫同一荆。青徐揚同一海。徐揚同一淮。兗豫雍同一河。且雍州不但曰河而曰西河。以明在冀

州西界。若雍梁各一黑水。豈得漫無分別。其為二州同一黑水明矣。胡朏明謂潞江源在河源之東。黑水不能越河而接為一川。胡氏當

國初時。所據者明人地圖。於徼外之地多不確。不知潞江源出河源之西也。雍州黑水即潞江之源。非別有一水與潞江接。其過梁州尤不必越河也。或以雍州之境太廣為疑。亦不必疑也。九州之境大小不同。雍州東至西河。西至弱水。較兗徐二州之廣幾垂及三倍。不必以黑水而疑其太廣也。梁州南境則非直至南海。故梁州經文不言南海也。又

漢書地理志不志黑水。益州郡滇池縣下云有黑水祠。蓋漢時黑水不在中國。故立祠於滇池望祀之。鄭注禹貢云今中國無也。考漢志越巂郡青蛉僕水爲今紅瀾滄江。漢地至此而止。又西則徼外地。潞江在瀾滄江之西。所行皆漢徼外地。故班志不載而鄭注以爲中國無也。黑水爲潞江。得班志鄭注而益明矣。案陳說甚確。當梁州南界盡處。蓋與黑水入南海處相望矣。黑漢世版圖不及水。故鄭但順經文云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不細別方向。蓋闕疑慎言之意。王氏亦謂梁雍導水三言黑

水。必是一水。雖考地未詳。而解經有識。又云。以今與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第九章敘梁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岷嶓既藝。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集解【箋云】岷壂中古文作𡺳。說文曰。𡺳。山也。从山。敃聲。山部 地理志作㟩。曰。蜀郡湔氐道。禹貢㟩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史遷作汶。汶或作岐。楚辭悲回風 或作

嵎。王注逸或作文。漢書武帝紀西南夷傳志又曰。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氐道。禹貢漾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東王氏念孫云東字後人所加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漢中郡沔陽。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氐原誤昌依王氏鳴盛改東南入江。藝史漢皆作蓺。〔釋曰〕揚荊既言江漢合流入海之事。此著其源。岷山江所出。嶓冢漢所出。嶓冢導漾爲漢。岷山導江。則江漢兩大流之源濬。順流而下無氾溢。而山下沃野皆可種藝矣。此亦濬畎

澮距川之事也。段氏謂㟭古文。汶今文。大致近之。但史漢字多錯出。傳寫遞有省變。惟作汶則爲假借。作岷从民則爲隸俗耳。嶓不見說文。段氏謂古當祇作番。然史漢皆有此字。容許書有脫文。注湔氐道下當依漢志補西徼外三字。王氏云。裴引鄭注多割裂不全。漢湔氐道。唐爲松州嘉誠縣。今爲龍安府。松潘廳在府西三百里。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廳尚遠。豈得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湔氐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

冢山在漢陽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西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故屬隴西。鄭據當代。故云漢陽也。案漢有東西。皆出嶓冢。導水章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注云。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此謂東漢出嶓冢也。下節注云。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此謂西漢亦出嶓冢也。金氏榜云。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据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於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

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瀁水毅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瀁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此明禹貢漢水故道。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瀁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與漢志文同。由氐道至武都。自是東漢與下東南至江州二句似不貫。或有脫文。金氏以此漢為西漢。與志齟齬。故節之。後人以氐道無可考見。莫能定其孰為瀁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求漢源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為嶓冢。亦近誣矣。

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瀁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正釋經嶓冢導瀁東流為漢。明氐道亦得有嶓冢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水經言瀁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山在氐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為禹貢梁州之潛。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為西漢水矣。案金說甚是。漢世氐道武都

閒漾漢不相屬。故更以出沮縣東狼谷之沮水為漢源。蓋漢流多伏。漾伏而復出於此。此本漢會沮之處。故後遂以為漢源。但周禮無文。周時漢源與禹貢或未必殊。志云荊州川。明沮即漢耳。常璩漢中志云。漢源有二。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漾山即嶓冢之東隅。因水得名耳。沈氏垚云。二漢水俱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西漢水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漢水在氐道則為漾水。至武都則為漢水。蓋嶓冢山包絡數縣。班氏著嶓冢於西縣。而氐道則不言。以既言禹貢漾

水。則知是禹貢導之嶓冢漾。不必再言嶓冢也。西
縣在西。氐道在東。二縣相聯。嶓冢縣至二縣之南。
山之西南。西漢水所出。山之東南。東漢水所出。細
檢班志。源流極分明。漢水至武都又受沮縣之沮
水。猶西漢水至廣漢葭萌又受甸氐道之白水也。
後世自氐道至武都漾水故瀆不可見。於是專以
沮縣之沮水為漢源。而西縣之嶓冢遂屬之西漢
所出。又別名一山曰嶓冢。而其（真）嶓冢之在西與氐
道者轉付之茫昧矣。沮水特漢別源。其正源之漾
水實在隴西而經武都耳。案此說尤明確。蓋漢源

深遠。自嶓冢山中伏而東出則爲漾。流爲漢。其西出則後世謂之西漢。東流長。西流短。故導水章但敘東流謂之漢。而西流不言。或即漢別之潛。或兩漢水合而又別亦謂之潛。詳下。沮出東狼谷。蓋漢自武都合之。嶓冢盤迴地廣。東狼谷或仍是此山之谷。沮或亦漾之支流伏而出者。至漾既輟流。則惟以此爲漢源矣。嶓冢。舊說以爲即山海經之鮒禺山。段氏因帝顓頊葬在此訓爲墦冢。讀鮒如步。讀禺如顒。以嶓冢爲聲轉。愚謂嶓音近盤。盤。大也。鄭注周禮云。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嶓冢蓋形容

山之高大。嶓冢但言嶓。猶嵩高但言嵩耳。蒙見徐州。王氏云。氐道今無考。武都縣在今成縣西。沮縣今略陽縣。沔陽縣今沔縣。沙羨縣今漢陽縣。西縣今西和縣。案沙羨即江夏郡屬縣。　此第二節。治岷嶓。

沱潛既道。

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當爲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

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疏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或作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水經潛水注【箋】云地理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江原。鄗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潛史遷作涔。志作灊。又作鬵。白。漢中郡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又曰。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釋曰】上言潛江漢之源。此言導其支流。班志於郫縣汶江縣並著江

沱。並云入江。於漢中郡安陽著鬵谷水。云入漢。皆非首受江漢。與爾雅水出江爲沱漢爲潛不合。然書家舊說當相承如此。故班氏著之。而別出鄁水首受江及西漢水之文。猶荊州於枝江既著江沱云入沔。又別出華容夏水。鄭注亦據爾雅擇取班志。但鄁水出江又入江。似所謂決復入爲汜者。故云豈沱之類與以疑之。水經及注言郫縣汶江之沱自江出。李冰開明之所鑿。非漢志所述古水道也。漢郫縣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汶江今成都府灌縣。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洋縣。江原在今四川崇慶州。潛

爲漢別。言乎其源。則東源流長。西源四千餘里。入江後又爲北江入海。是爲漢。西源流短。止二千數百里即入江。似可謂漢別之潛。言乎其流。則東漢自西而東。西漢自北而東南。其附合而復分。王氏說。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但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然後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西漢既與

東漢合而復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以此二水皆爲潛。又云。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志西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西漢以達於江。故連西漢始源亦目爲潛也。荊州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漢壽即廣漢葭萌縣。蜀先主改名漢壽。屬梓潼郡。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與

濩洑同　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葸嶺山。引梁州記云。葸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合州至巴縣入大江。然則西縣嶓冢所出本是西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故鄭又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

漢疏通。即爲西漢水。廣漢即指葭萌。鄭擧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云。葭萌西漢。即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案王意西漢水本不名潛。因與東漢合而復分又有東漢支派伏流山谷中潛出與合同至巴郡入江。對東漢言則是漢別爲潛。故鄭知梁州之潛即西漢水也。愚謂漢水止一。西源蓋由山中潛分而出。自西縣流至江州。其間與東源經流交。又有自東派潛出之水合之。故對經流言謂之潛。後世謂之西漢水。又因潛爲西漢而目經流之漢爲東漢。鄭云自廣漢疏通。廣漢或作導漢。謂禹導

漢即導潛。後世所謂西漢水者是也。漢志又云。巴郡宕渠。潛水西南入江。不言出入漢。蓋別一潛水。非漢別之潛。鄭氏合以為一。胡氏王氏皆辯之。

此第三節。治沱潛。

蔡蒙旅平。

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史記集解（集解引在上有皆字）寅傳禹貢【箋】

【云】地理志曰。蜀郡青衣。禹貢谿蒙山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馬氏論論（語）說。旅。祭名也。八佾

【釋曰】班志青衣有蒙山。續志云。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王氏云。

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蔡自僞孔後皆以蔡蒙為二。傅氏禹貢集解引鄭注有皆字。則亦以為二山。然前後志皆有蒙無蔡。若鄭注果有皆字。必據當時地志。何以後志仍與班同。傅氏書恐未可據。胡氏謂蔡山所在當於蒙山相近之處求之。疑是峨眉山。或然。漢青衣廢縣在今四川雅州府治雅安縣北。蒙山在縣南。澂胡氏說當作溅。師古音哉。誤。祭山曰旅。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漢書敘傳作臚岱。周禮注讀旅為臚。臚。猶陳也。爾雅祭山曰庋縣。或庋或縣。陳列

以祭。故曰旅。釋文章音盧。與臚同。平。猶成也。蓋隨刊疏鑿既畢。旅祭以告成功。故曰旅平。下云九山刊旅。凡治山水畢蓋皆有祭。於此及荆岐見之。

此第四節。治蔡蒙。

和夷厎績。

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水經桓水注箋云馬氏曰。和夷地名也。史記集解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行南羌中。入南海。釋曰鄭王氏說。以和為水名讀曰桓者。漢書酷吏傳注。如淳曰。亭傳于四角面

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夾治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知古者和有桓音也。又云。地志於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蜀山在此。爲桓水所自出。則與湔氏道徼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酈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酈於和夷從鄭讀爲桓。謂即蜀山桓水。又引晉地記云。梁州南至桓水。因謂自桓

水以南爲夷。即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於西傾因桓是來則以爲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即鄭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於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爲桓耳。蔡王說皆是。桓水以南爲要服之弼及荒服地。云和夷厎績。則自梁而南桓水既治。夷氏各得其所矣。　此第五節。治和夷。

厥土青黎。釋文。黎。力兮反。鄭

箋云 馬氏曰。黎。小疏也。釋文 史遷黎作驪。釋曰 江氏云。此篇記九州之土。先言其色。次言其質。有不言

其色無不言其質者。此言青黎。青是色則黎當以質言。故馬云小疏。段氏云。馬釋豫州之壚爲疏。故釋黎爲小疏。黎之言離也。合黎山水經作合離山。是也。粲小疏。小麤也。史記作驪。假借字。 此第五六節。記土色土性。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原脫一下字從諸家以義增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釋曰】梁在荊西。故地高於荊一等。僻在西南。戎羌雜處。山林草萊未盡開闢。故賦在下中。或雜下下。間有

雜下上中下者差之益少。下中三錯。謂以下中為正而又雜出此三等。審地利。寬民力。各因其宜也。後世蜀地之賦亞於江浙。則水土既平。開墾生聚之效。利賴無窮矣。然牧民者不可不體先王恤民薄斂之深意也。　此第七節。記田賦。

厥貢鏐據注則鄭本作鏐鐵銀鏤。砮磬。

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集解【變】【云】鏐。史漢及今本作璆。釋文璆音糾。徐又居糾反。又閑幼反。馬同。索隱幼上疑脫作鏐二字。說文曰。鐵。黑金也。銀。白金也。又稱夏書梁州貢鏤。金部【釋】【曰】鏐鐵銀鏤皆金類。與雍州貢球琳

琅玕玉類迴別。字當作鏐。或玉从作璆。假借字耳。偽孔以玉釋之。則誤矣。釋文云又閻幼反。此為鏐字作音。又下似脫作鏐二字。云馬同。則馬本亦作鏐矣。王氏云。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砮磬皆石類。見前。

熊羆狐貍。

箋云周禮王大射則共熊侯。司裘詩曰。熊羆是裘。又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說文。羆。古文作䨼。熊部釋文曰此梁州之貢也。江氏云。熊羆以為射侯。狐貍以

爲裘。周禮熊侯。注以爲示服猛。羆亦猛獸。熊類也。禮有狐青裘狐白裘。狐貍縟毛温煖。皆宜爲裘。案下文織皮西傾雖據地言。而織皮與四獸連文。則四獸之用當以皮爲主。蓋梁之北境與戎雍接壤。並以皮爲貢。此熊羆狐貍。於梁貢言之。而西戎織皮諸國至雍州西傾之野取此四獸之皮以貢者。由便取道於梁。與共至京師。故雍戎之貢并於此著之。北方苦寒。皮物最重。故冀州在東北。有鳥夷皮服之文。雍在西北。豈無皮貢。雍州之貢惟見球琳琅玕。更無他物。以皮物之貢已見於梁也。各州

有貢有篚。兗青徐揚荊豫皆以絲物入篚。梁雍則以皮物代絲物。猶諸州之篚也。梁雍同貢四獸之皮。猶荊揚同貢金三品。但彼貢道各異。故各言於本州。梁雍取皮之地相連。彼貢取徑於此。故并言於此耳。四獸或直貢其皮。或織罽貢之。皮罽種類蓋多。四獸舉其大目耳。不言虎豹之皮者。諸侯庭實各國多用之。非獨梁雍也。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

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六字原誤是阪曲為盤五字今依江段訂正也。水經桓水注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史記集解【箋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地理志傾作頃。來作倈。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史記集解【釋曰】此蒙熊羆狐貍之文。言雍戎之貢皮物與梁州同。亦由梁州以行也。織皮。即西戎之國昆侖析支渠搜等。直至西傾之山。其地曠野。獸之所同。皮物所出。故據以言之。因桓是來。雍戎貢四獸之皮者。就近自隴阪來梁也。桓是二字鄭連讀。桓。盤桓。謂曲

也。是者。氏之借。阪也。江氏說。隴阪本名是。以其道盤桓旋曲。故名為桓是。鄭引時俗語以證之。說文𨸏部云。隴。天水大阪也。郡國志漢陽府郡隴州。有大阪名隴阺。漢陽故天水郡。則桓是即天水之隴阪矣。西傾山在隴西郡。郡名隴西。是在隴阪之西。而梁州在隴阪南。則自西傾而來梁州。道由桓是也。西戎而來梁由必雍州。則亦必由桓是矣。古是氏同。覲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為氏。曲禮是職方。是或為氏。說文氏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崖旁箸欲落墮者曰氏。山岸脅之崖。即阪也。此與鄭云其下民

謂阪為是正合。說文又引揚雄賦響若氏隤。漢書本傳作阺。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隴阺。韋昭音是。然則阺即隴阪。即此經之桓是矣。王氏云。漢志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漢臨洮在今甘肅洮州廳。與四川松潘廳接界。西傾山在其界內。郭仲產秦州記云。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即隴山。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

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為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即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為雍州境。然因桓是來。則過阪即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為巡行州境。非為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為一截。但鄭解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文本不連屬也。案經此句言雍戎二野之間致貢京師道出梁州。因梁貢

而及之。下節浮于潛云云。言禹巡行州界。而梁之貢道準之。即由雍來梁至京師之貢道亦如之。馬氏讀西傾因桓是來六字為句。然治西傾山當在雍州。何必來梁。若桓是水名。則經當云浮桓是來達于潛。今於潛始云浮。則桓非水可知。班氏言禹貢桓水出蜀山入南海。不通潛。蓋書家古義讀和夷之和為桓。班說與鄭讀合。西都賦曰。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與經文數語一一符合。隴首即桓是也。褒斜即沔渭閒道也。褒斜與隴首並云險。則是陸道險阻。下沔渭閒所以言入

也。洪河涇渭即渭河也。鄭氏謂西傾亦有桓水。以白水當之。水道可通。馬意或然。　此第八節。記貢物。因及雍戎致貢取道。　或說治西傾者為桓水滌源。鄭氏謂此水與和夷之和當讀為桓者異。水同名。然兩水相去甚遠。而同在一州。禹主名不應相混。且經何以一用本字一用借字。段氏已難之。因桓是來。別文在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之上。四水其非水行甚明。易屯初九盤桓。及說文氏字之解。子雲氐〔阺〕隤之文。章氏之讀。皆桓是之確證。鄭說蓋遠有自來矣。梁在隴阪之南。而逾隴至潛之道。如

王氏所云。所謂盤桓旋曲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或謂漢為沔。史記集解箋云史遷逾作踰。地理志潛作灊。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釋曰潛。西漢水也。沔。漢別名也。由水至水中間有陸曰逾。潛沔間有陸道也。入字蓋蒙逾字之文。非由沔舟行至渭。故不曰達而變文曰入。王氏云。鄭云或謂漢為沔者。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

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水經注云。西漢即潛。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即故漢壽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入此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阻漾枝津者。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北至第一洞口。出谷

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絕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河。則至雍州矣。渭水。地理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雍州及導水河。謂西河。蔡王說甚是。宋傅氏寅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焦氏循說。冀州夾右

碣石入于河。此入于河猶言入于渭。與導水言渭洛涕之入于河異義。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水之入水。則此水達于彼水。自人言之則謂之達。人之于水不言達而言入。則非由水而水矣。逾沔之後言入于渭。自陸而水也。夾右碣石入于河亦自陸而水也。鄭言禹從碣石山西北行。還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亦謂夾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析。案經敘禹巡行州界。惟冀州及此兩言入。蕉氏比類合誼。確見指撝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雍我取徑梁州亦如之。貢道既至河。

則由河達冀矣。以上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詩韓奕疏公羊莊十年傳疏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史記索隱山海經以下疑非鄭注纂云爾雅釋地河西曰雝州。雝隸變作雍釋曰黑水見梁州。鄭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謂過其南耳。非謂源出三危也。黑水絕遠。雍州界西至黑水。東至冀州西河。其地甚廣矣。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案釋名謂雍州在四山之内

壅翳。其說近是。李巡謂其氣敝壅厥性急凶。猶太康地記說梁州為金剛之氣彊梁。蓋因秦人强暴蜀多羌戎而云然。非必禹貢名州之意。雍州四山擁護。土厚水深。朱子謂其民重厚質直。以善導之。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强毅果敢之質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是也。王氏云。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閒為蠻夷國。雍之併

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皆沒於戎翟矣。爾雅自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

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為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案王說大致得之。但商頌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詩漢廣江汜江沱。正梁荊之地。最先被化。武王伐紂。蜀羌等並從。周公定九畿。方制萬里。復禹之舊。則梁州之地。實雍豫荊三州分之。即西北境亦非淪於戎狄。蓋殷周之盛。戎狄皆來王。至其衰乃內侵而國蹙耳。雍之西南。蓋直至嶓冢漢發源處。南與荊東與豫分界。其東南華山之陽。則豫實西兼

之。亦至漢與荆分界。雍豫荆分得梁地非虛名也。

第十章敘雍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疏 箋云 地理志張掖郡删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弱說文作溺。曰。水自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水部 釋曰 洪水之時。衆水横溢。弱水下流壅塞。亦氾濫逆行而東。今順其故道使之西行。故曰既西。孔子說水萬折必東。而弱水獨西行。故特著之。段氏說。地志說文

說此水並引據桑欽說。而班書作弱。許書作溺。班从省耳。桑欽傳古文尚書。班許所引皆其說書語。此經蓋壁中古文作溺。後人用溺爲沈休字。因用弱爲溺水字。案古溺弱字通。易大過本末弱。或作溺。是其證。後人不曉通假。訓弱爲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蓋失其實。漢刪丹今甘肅山丹縣。餘詳導水。

此第二節。治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

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詩谷風疏箋云屬。注也。士昏禮注汭之言內也。詩公劉箋疏引鄭云上承毛傳。蓋取詩箋文。改芮為汭。或引此句為書注。隈曲中也。召誥注汭本又作內。馬氏曰。入也。釋文釋曰雍州之水。大河而外。渭為大。涇次之。涇渭既治。則涇注入渭水隈曲之內而同流入河。經不徑曰導涇入渭而曰涇屬渭汭者。明涇屬渭而同入河。蓋涇渭有小大而不甚懸殊。故立文如此。猶漢入江而云江漢朝宗于海。伊瀍澗入洛而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也。王氏說。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於此引地志惟解涇水。其

文見前志。并冠以禹貢。說文水部同。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於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涇陽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陽陵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即鄭注所云涇入渭處也。說文云。汭。水相入也。从水从内。亦聲。内故鄭云汭之言内。鄭召誥注云。汭。隈曲中也。隈曲即内。凡二水相入。其閒必有隈曲。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為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為漢褒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褒德者。河渭二水之會。

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處也。案隈曲中。是水形窈而深處。故爲內。不限方向也。成氏蓉鏡云。漢志陽陵屬左馮翊。而鄭云京兆者。後漢改隸。郡國志京兆尹陽陵。故屬馮翊。是矣。鄭引地理志行千六百里。今本志作千六十里。陳氏奐詩毛氏傳疏云。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則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鄭從志而云幾二千里者。兼連渭水言耳。案鄭兼屬渭後言之。審經文意而云然。渭汭猶云洛汭。與周禮其川涇汭之汭絕不相涉。賈疏謂周禮之汭。蓋

皇㵎之類。後世乃名之爲汭。禹貢所無是也。周禮其川涇汭。非禹貢渭汭之汭。猶其漫渭洛。非伊洛之洛。不可混。 此第三節。治涇渭。

漆沮既從。

箋云地理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陳氏澧謂當作東出西入洛 釋曰言治漆水沮水皆從其故道。猶冀州云恒衛既從。據導渭云東過漆沮。則既從者既入渭也。漆沮源委。漢志不甚詳。據書詩之文。則二水相將。而詩之漆沮在豳岐。於漢爲右扶風。在涇水之西。下文稱渭水東會于

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入渭在涇水之東。故說者謂書之漆沮非詩之漆沮。猶太原非詩之太原。伊洛非詩之洛水。梁山非孟子太王去邠之梁山。漢志漆縣之漆。涇西之漆也。而沮無文。當必有水與漆相近。故詩云自土沮漆。又云率西水滸。漢志之沮。涇東之沮也。而漆無文。亦必有水與沮相近。同入于渭。涇西涇東之漆沮。其本一水乎。則由涇西而至涇東。迂迴曲折遠近之道不可知。且北地直路至馮翊閒祋祤之沮水。與扶風漆水恐不相及。其各自爲水乎。則禹主名山川。不應一州之內水

名兩兩相同。意必尚書漆沮之名專屬涇東入渭者。後世以其下流合一注洛以入于渭名之為洛。而以漆沮之名別名涇西之水。諸家考漆沮甚詳。然班氏已若不敢質言。今亦闕疑而略論之。王氏說。詩大雅緜箋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傳岐周之二水也。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豐鎬。至此漆即漆漢志云在縣者。然志不言漆水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遊三州縣地。即漢

漆縣及杜陽縣也。闕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土俗音訛幷稱漆耳。然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又說。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祋祤縣北。東入于洛。酈注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歷檀臺川宜君川。又南出土門山西。又東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分為二水。一水東南出。

即濁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入渭。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沮循鄭渠東逕當道蓮勺等城。東北注于洛。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於周初。周禮雍州其浸渭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漑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鄷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闞駰所謂洛。經所謂渭過漆沮也。又說以下見導渭節案如王氏說。則杜陽之漆即沮。與漆縣漆水皆在

涇西者。濁水一名漆。與自直路來之沮皆在涇東
者。濁水與沮本二水。交輸至受。蓋合爲一水。入洛
以入渭而達於河。禹時從其本名謂之漆沮。殷周
閒謂之洛。王說略本故胡氏。大致得之。惟謂雍州之
漆沮與詩同。導渭之漆沮與詩異。一州之中異水
同名。恐不其然。豈以漆沮爲渭水左右小水之
通稱。如出江漢之水並稱沱潛之比歟。若然。則雍
州漆沮當兼涇東西言之。導渭則惟據將入河所
過言耳。漆縣今邠州。直路故城在今延安府鄜州
中部縣西北二百里。　此第四節。治漆沮。

灃（酆）水攸同。

【箋云】史遷攸作所。地理志灃作酆。攸作逌。又曰。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說文同。合會也。【釋曰】涇漆沮既入渭。灃水亦合渭以入于河。故曰灃水所同。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後世賴之也。灃蓋古祇假豐為之。後以水名從水。又以作邑于豐從邑。書詩古今文蓋通用。漢鄠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北。灃水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此經敘入渭之水先涇次漆沮而後及灃。導渭則由灃而涇而漆沮者。胡氏謂此舉禹施功之

序。彼據渭納諸水之序。是也。　此第五節。治灃水。
雍當河之上流。洪水時龍門未鑿。亦必被害。禹
治壺口梁岐。使河順流而東。則雍無河患矣。故經
於此州記治水之事。惟導弱水西行。使渭合衆流
以達於河。而水患平矣。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集解箋云史
遷既作已。惇作敦。地理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
荊山在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武功。大
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

東。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釋曰上敘雍州治水之功畢。此以下言導山滌源濬畎澮距川之事。梁雍山多。故特旅文。此節荆岐終南惇物。涇漆沮灃所經行及從出也。鳥鼠。渭所從出也。荆岐既旅。言隨刊疏鑿事畢已旅祭告成功。此荆謂北條荆山。下文所謂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者。彼先岐後荆。以山脈自西而東言。此先荆後岐。以治水施功自下而高言。荆在岐東。地勢西高東下也。漢褱德今陝西富平縣。美陽今扶風縣。經有兩荆山。故志以北條南條別之。史記正義謂北條荆山

即黃帝及禹鑄鼎地也。南條荆山。即卞和得玉璞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蓋既旅之文。言自東而西諸山亦皆刊旅也。班志稱古文以終南爲大一惇物爲垂山。王氏說。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詩終南何有傳云。周之名山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馬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俶真訓。以今輿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九嵕截嶭。太一巃嵸。面

終南而背雲陽。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遂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太一爲一山之別號。以此駁漢志。殊謬。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即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案王氏依據漢志。是也。漢志綴禹貢之例。直稱禹貢者。今古文說同也。稱古文以爲者。今古文說不同而古文義長。班氏特著之者也。陳氏

謂志言古文以爲。則今文說不然。故張衡潘岳分終南太一爲二。從今文說也。皮氏說。今文家蓋不以惇物爲山名。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梴□（碑文缺字）條蕩。洪适謂以惇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是終南鉅饒物產至漢猶然。此文與下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厎績相對。皆申今義文。愚謂今文分終南太一爲二。其說可

通。然劉向五經通義說同班志。則今文家亦有以爲一山者。若以惇物爲終南多物產。則不可通。胡氏已駁之。此記禹功。言厎績者屢矣。未嘗有此不類之文。山多物產。名山皆然。何獨於終南言之。此等蓋今文家別說。失伏生本義。孔子國身爲博士。見秘府圖籍。知終南即太一惇物即垂山。以此解經。與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二句文例正同。確不可易。故班氏據之。又垂山。孫氏謂當作岳山。今名武功山。與太白並在功武縣東南。俗呼敎山。敎岳聲之轉。今地理志誤作垂。成氏云。封禪書郊祀

志並有岳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壹山。又有岳山。然則野民所據地理志正作岳。小司馬駁之曰。地理志有垂山無岳山。則唐本已誤矣。水經注引地理志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而其下云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又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然則大壹山在武功縣南。岳山又在大壹山南。志皆在縣東。東當為南。字之誤。案據此則惇物非終南之北峯矣。此岳山與周禮雍州鎮嶽山異。或然。荆岐在渭北。終南惇物在渭南。鳥鼠則渭之源也。故經立文分别如此。詩秦譜云。秦者。隴西谷

名。近鳥鼠之山。此言秦始封之地僻界西戎也。又云。平王以岐豐之地賜襄公。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言秦後得宗周畿內之地也。惇敦字同。集解引鄭注作敦。漢書稱古文以爲敦物亦作敦。蓋古今文通用。　此第六節。治荊岐諸山。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疏焦氏謂是也二字以下皆疏文。良是。今姑依諸家錄之。厎。致也。績。功也。後漢書王景傳注李章懷引此經注云云。疑係冀州之注。袁氏輯佚著於此。姑仍之。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史記

集解都字疑從史記改【箋云】史遷豬作都。地理志野作壄。曰。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詩
幽譜曰。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釋曰】荆岐以下。渭南北諸山皆治。乃及岐山以北
土功。爾雅釋地下溼曰隰。廣平曰原。原與隰爲地
高下之通名。而此經以原隰對豬野立文。與覃懷
和夷文例同。則是一地之專名。蓋雍州四面皆山。
而岐山之北平地高下可得而田者特多。諸詩云。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故其地特以原隰名。山水治則
田盡可得而治。舉此地原隰之名而其餘若原若

隰皆可包見矣。原隰爲凡地高下通稱。而豳地有特名原隰者。猶大原爲廣野通稱。而冀州地有大原也。王氏云。詩述公劉遷豳事。則原隰自是豳地。今陝西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原隰在此。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即上終南也。原隰即此原隰也。渭南渭北既已旅平。維豳地尚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漢武威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豬豬都通用。野埜同文。志云古文以爲都豬埜。野似今文說異者。水經注云。地理志谷水出姑臧

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陳氏謂據此則休屠澤與豬野微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為即豬野。故班志特以古文別識之。云入海者。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是也。案班氏以古文說為正。成氏謂豬野休屠不當分為二。志云谷水至武威入海。海即休屠澤。陳氏澧云。今鎮番縣東北邊外大池。

此第七節。治原隰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河圖及地說（疏作地記書）云。三危（疏有之字）山在鳥鼠（疏有之字）西南。與岐（當為岐）山相連。（史記索隱作南當岷山）疏則在積石之西南。疏箋云史遷宅作度。丕敘作大序。釋曰下經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為黑水所經。禹既治黑水。則三危之野可降丘宅土。故云三危既宅。史公宅作度者。宅度皆訓居。聲轉義同。又度地居民義亦相因也。孔氏引鄭說而云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案三危在河南。故黑水過之而入南海。不必入河。王氏說。杜預注昭九年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考敦煌即今縣。屬甘肅安西州。如杜說。則

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案漢志敦煌郡。但稱杜林以為瓜州。不言有三危山。左傳稱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亦非指三苗。敦煌為漢郡。三危果在其地而黑水過之。班氏何以絕不言而顧於益州滇池下云有黑水祠乎。孫氏云。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注。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首陽為今甘肅渭源縣。則此三危與敦煌之三危非一山也。水經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道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注云。山海經不言雒水所導。經曰三危山。所未詳。案此即地說所云與岷山

相連者。雒縣今四川漢州也。三危山疑在此近地。今案此說三危山地望較近。然首陽有三危。何以漢志不言。雒水所從之三危遠近亦不能定。惟陳氏澧綜核衆說。定黑水爲潞江。自西藏東來。至雍梁閒折而南行。三危當在其地。故經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而雍梁皆以黑水爲西界。其說最確。其子宗誼考正胡氏禹貢圖定三危在雍州西南界。正當鳥鼠之西。岷山之其。積石之西南。黑水過此折而南流。與鄭注一一符合。其地在漢爲徼外。故班志不詳。而鄭下注云今中國無。也鳥鼠

如此則南與梁西北境岷山相當。

引地說義無可疑。

岷山積石間大山衆多。必有三峯特起者。三危或因以得名。然亦不必泥也。索隱引鄭注岐山。岐蓋岐之誤。故疏引作岷山。岷字異文詳梁州。三苗丕敘。丕。大也。敘。順也。次序也。虞夏書屢言三苗。綜其本末。蓋縉雲氏之後爲諸侯。在荆揚閒。怙險虐民。叛服無常。禹治洪水。九州四海之諸侯各迪有功。惟至荆揚閒。澤國待治正急。民困昏墊方甚。而苗頑率其黨拒命。獨不肯就功。禹言於舜。請於帝。因人心之所同惡。竄之三危。貶爲邊荒小侯。苗見民叛力屈。乃俯首就讁戍。及禹治水至三危。順命就

功。禹從而撫之。使其種類大得其次序。故特記之。
蓋聖人為民除害。予人自新。親仁之至義之盡也。但
饕餮之性難盡革化。其後復為惡。乃分別流之。詳
堯典及呂刑。　此第八節。治三危。　以上平水土
之功。

厥土惟黃壤。

釋曰黃者土色之正。壤者土性之和。雍州土黃壤。
則其質特美。故說者或以下文厥田上上據地質
言。史記貨殖傳云。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虞夏之貢以為上田。張衡西京賦曰。廣衍沃

土。厥田上上。然此似皆略掇經文斷章言之。貢賦輕重必因地肥瘠。經明云厥賦中下。則虞夏之貢非以雍田爲最上膏腴也。蓋雍州四面皆山。可耕之田視他州爲少。且岡脊附近之處惟恆多瘠土。豳岐豐鎬渭南北之地稱沃野千里。其質自美耳。非可以概全州也。　此第九節。記土色土性。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釋曰　田上上者。雍居西北。迫近崑崙。地勢最高。受河患最淺也。賦中下者。地質雖美。州界雖廣。而山多田少。瘠土亦多也。王氏說之田上中下。鄭主地

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僞傳以上爲肥下爲磽。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曲附之。云治水爲此差後必更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況州云貞作十有三年乃同。是固封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邪。案雍田高稱上上。揚田卑稱下下。此亙古一定者也。若以爲肥瘠。則今古相反矣。厥土黃壤。州內皆然。雖瘠土其色黃性和如故也。豈謂黃壤肥於白壤數等乎。田之肥瘠自於賦上下見之。與地形

高卑不相蒙也。雍土多瘠。而禹濬畎澮水利既興。稷封於邰。穡事大興。（田功尤盛。）歷公劉太王以後。以人事助地力。黃壤之土自更肥美。自商鞅決裂阡陌。關中之地漸成舄鹵。至有賴鄭白之穿渠。然究非先王疆理行所無事可大可久之法。若揚州澤國水患久平之後。乃徧地成沃壤。此治地變遷自然之勢也。　此第十節。記田賦。

厥貢惟球琳（鄭本作玲）當琅玕。

球。美玉也。琳。（當依詩釋文作玲）美石也。琅玕。珠也。（詩韓奕疏）箋云史遷球作璆。鄭本琳蓋作玲。說文曰。球。玉磬（磬字）

或衍也。从玉。求聲。璆。球或从翏。琳。美玉也。从玉。林聲。玲。玲塾。石之次玉者。从玉。今聲。琅。琅玕。似珠者。从玉。良聲。玕。琅玕也。从玉。干聲。禹貢雝州球琳琅玕。琿。古文玕。玉部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

釋曰 球璆同字。琳鄭本蓋作玲。故訓美石。說文所謂玲塾也。若作琳則為假借字。段氏謂璆琳今文。球玲古文。然說文稱書孔氏而字作球琳。鄭詩箋引書又作璆琳。釋文。琳字又作玲。則今古文似難劃分。要之球璆一字。琳玲聲通。惟琳訓美玉玲訓美石為異耳。玕古文作琿。疑壁中禹

貢本字。孔君讀從今文玕。故許引書作玕。琅玕形似樹。生海中色赤者曰珊瑚。生山上色青者曰琅玕。蓋玉人琢以爲珠。與蠙珠並爲佩飾。君子於玉比德。權器多用玉。所以昭文章辨等列。雍州近崑崙。又終南藍田皆產玉。懋遷有無而後。庶邦蓋以賦所入市取以貢。此所貢惟玉石珠一類。又無篚者。蓋皮貢已見於梁州。又互詳下文也。詩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玉貢也。下云。其追其貊。獻其貔皮。皮貢也。蓋州內執玉帛之國貢玉。邊荒織皮之國貢皮歟。　此第十一節。記貢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箋云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釋曰王氏云。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夏陽今同府州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黄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蓋自河北來。渭自

東（當為西）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確。案禹自梁入雍。當時壺口梁岐早治。禹自河從塞外入塞內處順流而行。以至前所鑿龍門西河。自西而東。巡視既周。乃復自東而西以視州之南境。轉屈之閒。即前入渭亂河處。若兩相合然。故曰會于渭汭。若以貢道言。則既至西河即向帝都。而織皮西傾自梁來者由渭達河。正若不期而遇。是亦會于渭汭。後人謂雍

之貢道有二。如此說之可通。亦足徵梁州鄭注之有意緒合經文也。

此第十二節。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織皮崐崘釋文唐石經宋本注疏如此今本注疏或作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疏史記索隱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疏焦氏以此二句為孔氏語非鄭注

箋云崐崘史遷作昆侖。地理志作昆崘。搜作叟。敘史漢皆作序。馬氏曰。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釋文漢書曰。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

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崙山祠。地理志又曰。書曰西戎即序。言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傳

【釋曰】此在雍州界外要服之弼及荒服之地。禹治河滌其源。由雍州而并施功於西戎。故史於敘雍州畢書之。此節壁中古文與伏生所傳同。決非錯簡。織皮即梁州所云織皮。鄭謂西戎之國者。其地曠遠。國數蓋多。大抵皆在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總為西戎。言西戎則西北西南皆統之矣。崐崘說者不一。皋陶謨鄭注稱禹所受地記書曰。崐崘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則崐崘

在中國之西北。爾雅云。河出崐崘虛。則崐崘爲河源。此斷可知者。王氏云。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云昆侖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大秦國條支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

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
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
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即此
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
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
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
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
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
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按西海距玉門陽關
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西海之南。去雍州太遠。其

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從無以此為昆侖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非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為西戎所居。鄭與馬合。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鼂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案王氏據孔疏推鄭義。謂此崐崘在臨羌西。鄭意與馬同。與河源之崐崘非即一山。諸家說多同。似近之。然孔疏引鄭注衣皮之民數語。但云崐崘山之野。並未指崐崘在何處。索隱引鄭注亦止此數語。疏下文又云。鄭以崐崘為

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玩其語意。似推鄭說以附偽孔。謂崐崘係莫大之山。經與析支渠搜並舉。當是別一崐崘。非大河所出者。故孔意以為或地名或國名。不必為河源之山。焦氏謂此係孔氏申說語。非鄭注。良是。考漢志於臨羌云西北至塞外有王母石室。不記里數遠近。又云西有崑崘山祠。則是望祀之。如黑水祠之比。非謂崐崘即在縣西。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此以釋馬注則當。鄭則無文。胡氏云。酒泉

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竊意岷山西傾皆雝地千里二千里。況崐崘為萬山之宗。其西山脈不可得窮。其東由北而南。連峯接巋。至酒泉臨羌塞外之西。當域仍是一山。其閒枝山異名。或曰析支。或曰渠搜。而地因以名國因以名皆未可知。疑事毋質。漢志既不質言。而崐崘為大山夫人而知。則析支渠搜本皆為山名。故鄭云三山也。或謂河源崐崘在西北不在正西。非西戎所居。不知西北西南皆西方也。西方塞外之國皆西戎也。經上云織皮而下繼以三山。則是衣皮之民居三山之野。又云西

戎即敘。則是國於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氏云。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釋文引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緜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西域合兩河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

首。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縣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周書王會解云。渠搜以鼩犬。孔晁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當之。并引武紀北發爲證。考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於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

戎也。劭既知渠搜為西戎。則必不以為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廋氏羌。渠搜之為西戎無疑也。胡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非此所謂渠搜也。龜茲王治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云。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國在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

康居部落即古渠搜之地歟。西域傳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并葱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鏺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為渠搜古又何疑焉。案析支與河首近。河首即積石山。則析支亦山。而渠搜可知。渠搜與葱嶺近。葱嶺即河源崐崘。經以崐崘析支渠搜類舉。則此崐崘即葱嶺而

非別山可知。此等衣皮之民皆山戎。習於山行。不習水行。又皮物重大且多。以行龍門西河絕險之處蓋難。故使至西傾度隴阪。然後與梁州皮貢同浮潛至河以入京師也。禹治雍兼治西戎。三山之野親歷其境。其民人皆放順即功。平治水土秩然就序。而奉職貢。聲教西被于流沙即此可見矣。搜叟字通。敘序義同。　此第十三節。因雍州而及西戎。

以上第十章。治雍州。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六終